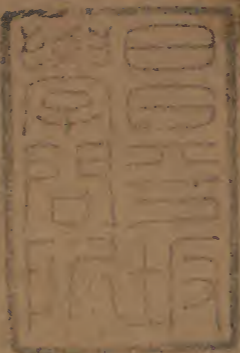


明世法錄 十六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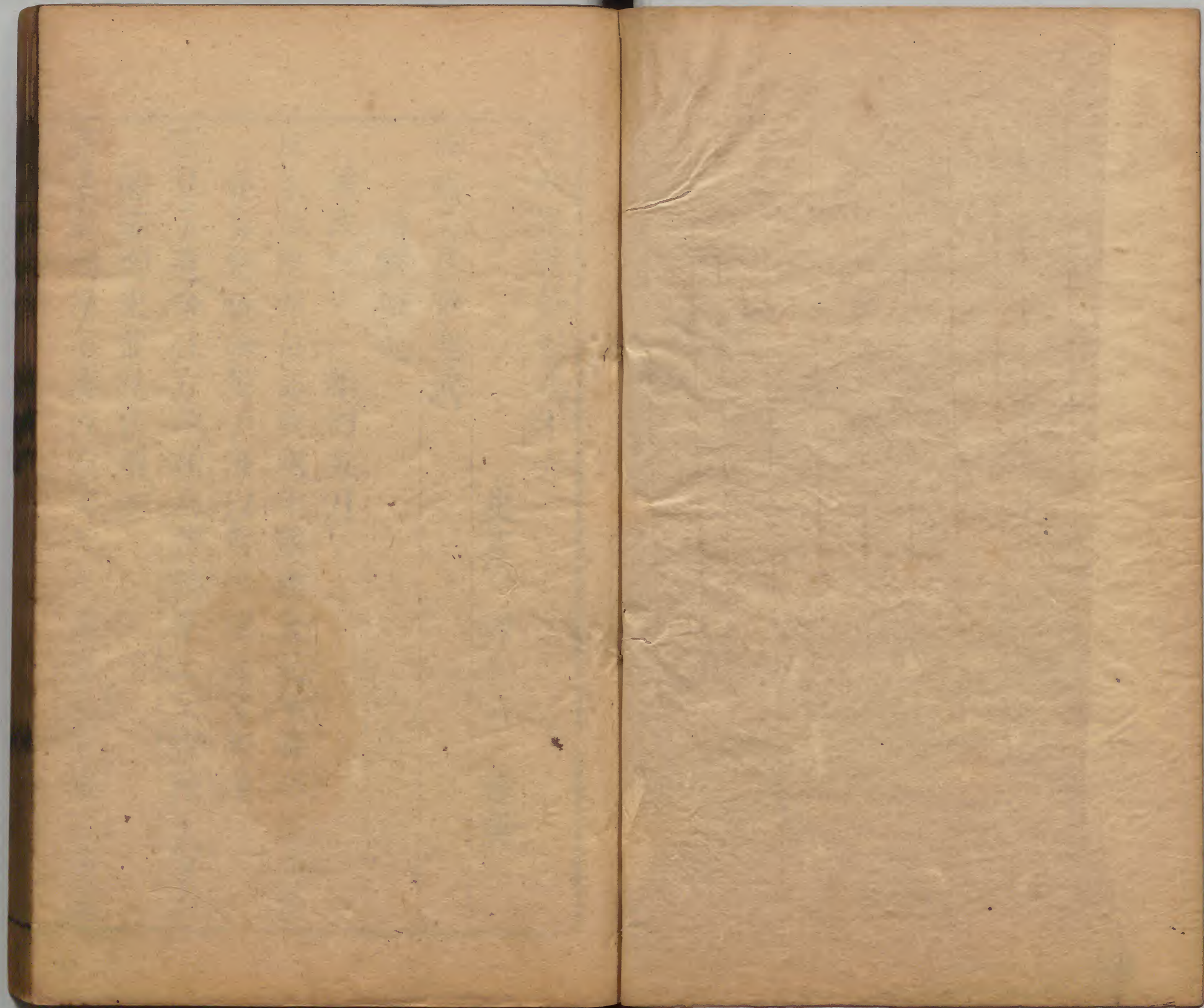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二二
九二八
五九一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二
五九一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8
冊數	59 (13)
函號	295 56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六

淺草文庫

史臣 陳仁錫 謹輯

成祖文皇帝聖武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即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時兵部尚書

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卿。遵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為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寧右

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

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泰等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

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追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



皇明世宗 卷十六
二
貴爲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圖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璈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皆

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覲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璈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昂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

皇明世宗金 卷一 三
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爲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
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
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
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
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人輝
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
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
其護衛。又以湘王栢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
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
多自引決。身

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奴輩手。求生活乎。遂闔
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
人。拘繫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邸
官。投於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誚
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
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人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昺等皆歎息。葛誠密語

皇明世宗 卷十六 四
曷非真疾也。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之。始擲一錢於案。卽視

成祖曰。殿下欲爲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又

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俟鬚及臍。卽正大位。

成祖日夕視其鬚及臍矣。召示之。昂首謂曰。吾鬚何

如。珙對曰。鬚則及臍矣。殿下何仰首邪。仰則猶少

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耳。時有顛士不知何

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謫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意。一日

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

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

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

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

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

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

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

密令謝貴張昂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

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

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凶何有勅使趣之行。信

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

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

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

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

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為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

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將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昂

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

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為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

成祖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之。

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昺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第爲奸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昺。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

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

成祖卽披髮仗劍應之。

轉戰山東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卽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吏李友直爲布政司叅議。拜卒金忠爲燕紀。

善。下令諭將士曰。子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奸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叅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爲後患。時都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

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陣，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眾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眾變，自成祖南徇，乃率眾三十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成祖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來援。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帥所嚮，眾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眾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繇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交戰。未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謀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徹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死。遣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爲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駐師河間不進。

皇明世宗 卷十六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分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洵有天命
不可與爭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成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成祖謀算如神。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關。謀攻北平。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

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弟皆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

大慰人心

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

成祖率衆乘之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餘級。衆悉降。兵執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敝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

月帥師出紫荆關。援大同。

成祖乃繇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賚斧鉞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憊。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卽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厲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爲戒耳。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旣至三日。景隆兵乃至。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成祖夜起坐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毬擊。錚錚作聲。

成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為前鋒。已未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眾。遂却。都指揮河清被執。日已暝。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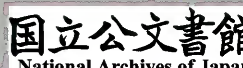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

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敗兵家常事。敵兵雖眾。日中保為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眾。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為瞿能所及。平安運槊驍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



皇明世宗 卷十一
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劊斫兩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裹劊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成祖合。

成祖方爲瞿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通淵陸涼勝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執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於陣。朱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溺河

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追至鏵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爲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

南

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輟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爲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

執景隆於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儒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

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發。

成祖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

擊北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

圖後舉。

成祖從之。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

郡縣。建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

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

州。

成祖旣還師北平。十月。聞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

滄州。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

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間曰。今密邇大敵。而勤

師遠征。况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

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

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

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

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

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玉與

聖祖神謀
淵不可測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能叩頭稱善。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果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礮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爲備。繇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啟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繇東北隅內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

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彼旣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

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

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爲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怠遂至違律并廢

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至驕縱。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

勝矣。二月

成祖命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為我而死。念及令人痛切於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

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圖報。且為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圖進取。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等駐師真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



太祖行兵
彷彿高帝
所以百戰
百勝

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衄。故爾輩得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略。毋異悞。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

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介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滹沱河。遣游騎。滑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

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鬪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鐵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眾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於陣朱能張輔等率眾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勢擒斬甚眾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歛軍還

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從容去敵眾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逆擊太早故為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鬪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

皇明世宗 卷十六
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
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
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
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
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滹沱河。
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庸單騎走
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
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爲敵囚。亦親援出
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
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爲上策。已出兵
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
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衆。其不得與盛庸合
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老師之罪。彼雖外
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卽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卽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謀報傑等軍滹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患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繇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繇下流畢。漕循河行二

竄逐齊泰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奸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於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寘死地。雖屢號訴。略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爲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卽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

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為奸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行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怠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嵩賫詔至北師。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嵩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奸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嵩濱行上何言。嵩曰。上

言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乎。嵩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嵩為姦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嵩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嵩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



皇明世宗 卷十六
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
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
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
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
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
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
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就
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
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

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
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
曰。崑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
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
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
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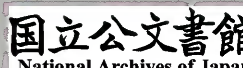
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
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兵一罷散。難可復聚。

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為所擒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飢。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異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

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鱉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宇眾大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運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繇間道行。廣張軍聲。多



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悉趨入北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爲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忌之。每讒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子。必還北平。卽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圖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遂爲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千戶張安賫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北平。則先使人報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世子處此誠善誰得而間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

入紫荆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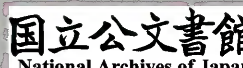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孟善鎮保定。謀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萬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乏。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峨嵋山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一
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
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爲文
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
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
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
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旣出則以夜卷
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
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
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以舉兵故雄
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旣西破大同東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爲復出
之計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在安黎庶誅
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爲誅姦惡扶社稷安生
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逆吾命必不相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哨遇有兵。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往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免。捷聞。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令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

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繇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

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莖之城南。沛縣旣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譬。諒慨不屈。乃舍

之。省步人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死。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卽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

成祖曰。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

皇明世宗 卷一六
成祖勿攻城垣徑禱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爲也。

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

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奈何。

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砲舉伏發

成祖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
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
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
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
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
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
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
襲爾裂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

揮冀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卽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軍銘往。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冀英連舉砲。敵卽歛退。銘遂得渡河。與

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諜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

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泚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泚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

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班師。俟後舉。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委之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

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寘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之。敵衆以爲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

還走。

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

成祖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

指揮。素所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

力戰持稍。直犯

成祖。相距十步許。

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

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稍

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

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其驍將帖木兒等

餘降者悉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

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

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

而遂隱默。安危所與。卿等同之也。是日釋火耳灰

者。令人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

成祖遂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

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

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

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

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

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

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

成祖令陳文爲橋渡師。南師至。

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

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是南師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

相當。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爲營塹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謀報南

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寨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爲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成祖遣萬人遮敵。授兵而伏。馬步數萬於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敵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

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塹皆滿。

皇明世宗 卷一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有成等三十
七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
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
等還北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

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
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岫。

成祖命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
大懼。嚴陣以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
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
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
下掖之登舟。單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岫。盡獲其戰
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
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
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

秦以及真揚。得此遂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下。曠日持
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
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
州。遂舉蘇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
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於此時索
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然後謁

孝陵朝

天子。敷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
等還守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
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王彬別將崇剛等知
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禮宗族及千戶
徐政等。聚眾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彬崇
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
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



皇明世宗 卷十六
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

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戕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膈。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奸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奸臣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卽還北平。

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俟遠方兵耳。我豈爲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耳。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

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得已爲救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奸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鬪。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一
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

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鍾山愴然淚下。曰。予往渡江。卽得入見吾親。比爲奸臣所禍。不渡此江。已數年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庭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

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飢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待援兵至。內外熒，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爲請。

成祖曰：公等欲爲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混一天下，爲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奸臣之計也。吾今來但

皇明世宗 卷一
聖
欲得好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日。不敢欺也。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於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起。建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諸王具述建文君意。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當否如何。果主上意。抑奸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好臣耳。不知其他。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黃子澄等皆假竄。逐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卽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

身明世法錄 卷十一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懼既知爲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繇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

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

相傳謂

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

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翌爾何不亮遽

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官自縊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持亡國斬衰服哭學官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如何。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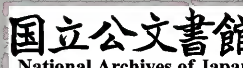
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烟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墓。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三犁虜庭

已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偏疆漠北。時



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

上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駐師。候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爲鄉導。率衆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陛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何。虜衆大至。圍之。福兵衆寡不敵。爲虜騎所蹂。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爲虜所執。死之。

全軍皆沒事聞

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拂眾論。不候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為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

列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濶灤海。其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飢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爲罽。天山爲鏗。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鏖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於此。食。

上令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中糧炒多者許借貸。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圖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刺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

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刺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

為前鋒。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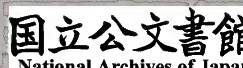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秃。孛羅等。帥眾逆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

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

石。八月。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

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



皇明世宗金 卷十六
上勅邊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
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
台寇寧夏。十一月。

上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
言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
原吉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
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北平邊餉。亡何。刑部尚書吳中
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衛士
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
爲重。稍候。經理有緒。卽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
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
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等。儉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楊榮力救。獲免。壬寅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北征。覬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信

皇明世宗 卷十一
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兼車運驢運分遣官各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於濶灤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爲逆者元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孳畜西奔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諜報阿魯台將復寇邊。

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

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首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瓦刺虜首。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眾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河北。為瓦刺所敗。追至宿嵬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歸。懋引之入見。

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

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

討阿魯台。且願為前鋒自効。

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為先鋒。五月。過應昌。次

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

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上

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乃遣使往諭虜眾。六月。師進次答蘭納木兒河。彌

望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却山。亦

無所遇。且糧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

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括軍中錫爲柙以斂。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六 終

天元玉曆祥異賦序

仁宗皇帝御製序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皆有惕勵修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編明於天人之際。審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此。股肱人臣。與國同體。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吉凶之機。亦庶幾燮理之助云。

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
敬天 占驗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地土忽陷占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萬民離散亦為失地
京房曰地無故自下陷天下兵作
范曄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大臣專政
天色忽變占
宋志曰天色忽變是謂異常四夷來侵
洪範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異常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

敬天 占驗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地土忽陷占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萬民離散亦為失地

京房曰地無故自下陷天下兵作

范曄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大臣專政

天色忽變占

宋志曰天色忽變是謂異常四夷來侵

洪範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異常

天裂占

宋志曰天裂是謂陽不足臣亂而君失道土地將分裂

班固漢書曰天裂陽不足皆為臣下強盛將害上之變

地震占

宋志曰地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為之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動其分兵亂又占其時春則歲不昌夏乃君憂五穀傷秋則

兵起冬乃邑有土功

春秋傳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是謂地震

地陷占

范曄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陷壞塔者大臣專政

地震洪水占

晉書曰地震洪水出陰道盛陽道衰

地鳴有聲占

宋志曰地鳴有聲天子失國政出妊婦

天裂見人占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七
二
晉書曰天裂見人兵起國之兆

天鳴有聲占

宋志曰天鳴有聲人主有憂驚百姓勞失厥土
晉書曰天鳴有聲陰氣盛陽氣道微人主憂

天雨草占

宋志曰天雨草恹祿信衰所致是謂火失其性天雨
赤草其民流

荀悅漢書曰天雨草臣專政草如蒺藜相膠結如彈
丸

天雨石占

宋志曰天雨石為信不施而詐佞作其下君長凶石
墜地近尺餘顛雞卵兩頭銳者名天鼓大戰殷紂
之末天雨石如甕而為武王所伐
范曄漢書曰天雨石從高反下民困之象

地生毛占

宋志曰地忽生毛為金失性人將勞

地鏡曰地若生毛天下亂兵起

晉書曰金失其性則地生毛人將勞軍不寧

地成泉占

宋志曰地無故自成泉天下亂兵起大水

天陰晦占
宋志曰天忽晝夜陰晦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有陰謀。一曰為內亂，下將謀上，若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

唐書曰天晝夜陰晦，則下有陰謀。

地圻裂占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地裂，其應士庶分離，大臣專恣，下叛上，賢者退，不賢者進，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大兵起，國失厥土。
晉書曰地圻裂者，臣下分離，不相從也。李固曰以為

陰顛專恣將有分離之象

山鳴占

宋志曰山鳴，乃有大亂。

地鏡曰山鳴晝夜有聲如哭，天下兵喪。

范曄漢書曰大山常鳴，大如牛，响聲者，天下四分五

裂之象

天鼓占

宋志曰無雲而雷，名曰天鼓，有暴兵作。

京房曰天晝無雲而雷，是謂天鼓，所當之國必有甲

兵，主國空虛。

皇明世法金 卷十七
地燃占

京房曰火出地其國君咎。

天火占

宋志曰天火曰災是火不炎上其信道不篤而尚虛
偽脩宮室無度則厥災見而焚燒宗廟。

晉書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

天將雨占

隋書曰天氣下降地氣未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
早候也若於夜則月白將雨候也。

天雨續占

宋志曰天雨續大饑民亡續如麻紵脆似地毛。

天雨錢占

後魏曰天雨錢其下亂。

天雨土霾占

宋志曰天雨土乃爲霾曰土失其性而民勞或不肖
者祿。

天雨黃沙占

隋書曰天雨黃沙其下逆兵起。

地生光怪占

宋志曰地忽生光如火照國憂危亡又小人進賢人

滅也。

地踊土成山占

唐書曰俞文俊上書曰天氣不和寒暑隔人氣不和
疣贅生地氣不和堆阜出今女主居陽位反易剛
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

天雨木冰占

宋志曰雨木雨冰大臣凶陰氣附木故木冰。

洪範傳曰冰一名介者兵之象。

班固漢書曰天雨木冰后妃崩臣爲亂。

天雨雹占

宋志曰天雨雹則陰脅陽凡陽盛則爲雨若陰迫之
則轉而爲雹爲政有所脅也。

班固漢書曰雹者陰脅陽也爲有所脅行專一之政

山徙占

宋志曰山或移徙是謂皇之不極祿去公室賞罰出
於私門天下兵社稷亡。

尚書金縢曰山徙者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繇
君私門成臯名爲皇之不極。

山崩占

宋志曰山忽崩毀者是謂陰盛陽弱崩者離散之象

賢人去而佞臣進

晉書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盛陽弱。勝強。

山崩水湧占

晉書曰。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失其所。故山崩。或移徙。故水湧。

天雨羽占

宋志曰。天雨羽。則君德不道。逆天下。

京房曰。前樂後憂。厥妖。雨羽。又曰。其下人相食。

天雨毛占

宋志曰。天雨毛。則金失其性。邪佞進而賢人退。貴人

出走。

隋書曰。天雨毛。眾役繁興。兵徭不息。

天雨鐵金占

宋志曰。天雨金鐵。是謂刑獄。主兵災。

隋書曰。天雨金銀。非吉祥。有亂臣也。

天雨螽蟊占

宋志曰。天雨螽蟊。則骨肉疎而致暴虐。

春秋傳曰。天雨螽蟊。刑罰暴虐。賦歛無已。

天雨血占

宋志曰。天雨血。乃天見其妖。不肖者不得久處其位。

皇明世法金 卷十七
歲中兵起

班固漢書曰天雨血不止者不肖者不得久處其歲中兵起

天雨肉占

開元占曰君行暴虐天下不享其德將易其君荀悅漢紀曰視之不明是為不哲則天雨肉

天雨成灰占

宋志曰天雨成灰暴政所致殷紂無道暴虐天雨成灰

隋書曰天雨灰帝惡人勝也

天雨如墨占

宋志曰天雨墨多陰謀

天雨釜甑占

宋志曰物如小錢許從地中主出其中如粟黍大者曰雨釜甑主歲稼又曰天雨釜甑人相食謂其中無物也

天雨物占

宋志曰天雨物人莫識者皆大兵起

天降爵錫占

宋志曰天雨露著物黃色名曰爵錫不出二年大凶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七 二十三

又曰。下當有變。乙巳占曰。不出三年。改政易主。

宋志曰。天雨水占。

宋志曰。天雨水。則水失其性。故其分大疫。

班固漢書曰。天雨水。後妃崩。臣為亂。

天無雲而雨占。

宋志曰。無雲而雨。貌之不恭。是謂不肖。灾禍沴之。

隋書曰。天無雲而雨者。反臣伏誅。

宋志曰。非時而雷占。

宋志曰。雷發非其時。大臣專政。女后擅權。

晉書曰。非時而雷。為君失政。賊臣將起。

天晝降霜占。

北齊書曰。晝降霜。君傳於太子。

梁書曰。六月降霜。百姓勞荒。

含王字占。

宋志曰。君德應于天。上下和平。則日中含王字。

揚光耀占。

宋志曰。人君聽政皆德。其色精明而揚光。轉異於常。

也。

聖人在上占。

皇明世宗錄

卷十七 敬天

九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宋志曰。聖人在上。群臣履職。乘土德。王其太平。則五色俱燭耀。

京房曰。聖人在上。寅亮天工。則日之光明。五色備矣。

四彗熒煌占

宋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豐。則日四彗。其光芒出如四彗也。

二彗占

宋志曰。天下大赦。一歲在赦。則有二彗。

外有重光占

宋志曰。有禪封之慶。則重二光。而其外一重色赤。是

爲重光。

黃氣潤於日上占

宋志曰。人主宮中有喜。則其上有黃雲氣潤澤。

青雲澤於西北占

宋志曰。舉賢良於國。則有青雲潤澤西北。

若黃雲守日占

宋志曰。外國入貢。則有黃雲守日。

如龍鳳抱日占

宋志曰。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氣如龍鳳龜鶴形。圖而抱之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但見日久不明占

宋志曰日久不明上下蔽塞群臣恣而專刑
若過中光暗占

宋志曰日過中時無光德政不明
日未入而無光占

宋志曰日未入而停停無光曰日歿又曰朔日日紫
色氣占為喪事亦為侯王歿

宋志曰日已出而光暗占
宋志曰日出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又曰黃色無光
為王侯病又曰主上病

日色赤如赭占

宋志曰日出如火或光如赭色大將軍戰歿

武密曰主負於臣百姓怨而天下旱

宋志曰日色赤如血占

宋志曰日赤如血其下有喪及臣反國亂灾癘盜賊
竝起

宋志曰雲全無而光暗占

宋志曰日當晝無雲而光暗是謂晝昏陰反陽臣叛
宋君奸臣盛法令不行又曰殺戮死亡之兆若似殺
氣寒濁者大咎又曰分土三日內有雨之占

雲盡赤而光暗占

宋志曰天下雲盡赤日色無光者兵起

宋志曰日中分再出再没占

宋志曰日中分或出非其所再出再没皆主其下亡

土

宋志曰日消下飛鳥飛燕占

宋志曰日消小其下君長凶日中鳥見主不明為政

九亂有白衣會將相出旌旗舉其下國分凶若出軍

宋志曰將軍敗

日隕則為鼎立占

宋志曰日隕地其下失政

古今占曰日隕地天下鼎立也

日鬪則為兩競占

宋志曰日鬪者別有假象共日體相凌離而復合合

而復離日魄失光乍明乍暗或鳥體俱見在於食

時之前晡晚已後者為日鬪鬪者兩侵之象天子

惡之

星月晝見占

宋志曰日月與天星並晝見是謂爭明大國弱而小

國強有立王侯日無光而星月有光者國危主天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七
下不安及天子不能正

飛流犯日占

宋志曰飛流犯日映日而前銳後方災及臣宮不安
天下振動若日無光者民疫疾

祆日宵出占

宋志曰日夜出名曰陰明天下兵起下臣凌上洪水
流行日月竝夜見天下分離

尚書金櫃曰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威權削奪
開元占曰三苗大亂天命殛之

衆日竝出占

宋志曰兩日竝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是謂陽明假
主抗衡竝爭則其下國亂三日竝出不過三旬諸
侯爭衆日竝出天下分若兩軍相當數日竝出有
大戰拔城當分營以應之

當晝暝晦占

宋志曰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爲刑急又曰
不出一年有大水晝昏而群鳥亂失分土

日中黑氣占

宋志曰日中黑氣者祭天不順之異也黑氣者亦爲
日薄皆陰也若乍三乍五則臣有謀反又曰臣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主日中黑氣不明所致。

黑子若有黑色占

太公曰日中有黑氣若一二三四五日者教令不明
三公爲亂賞罰不平。

齒足俱見占

宋志曰雲間日影屬地者爲足赤者有舉兵白有敗
將破軍日有齒足其下叛。

春秋感精符曰夷狄竝侵戰兵用將則垂牙舉足。

日月竝出占

宋志曰日月竝出國分兵起若相去數寸臣叛而謀

上又曰日月竝照日光不盛月光獨盛皆爲后妃

擅權又曰日月竝晝見兵起臣叛日月竝出其後

越滅吳臣欺君夷狄侵中國。

日之色赤占

宋志曰日之色赤則君無智。

京房曰發號施令動害百姓則日應之而赤矣。

日色白而青占

宋志曰日之色青白則君弱。

京房曰人君軟弱海內皆貧則日色青而白。

日之色黃占

宋志曰日之色黃君聞善不與

京房曰賢者之言行之而蔽其人有其美以自有揚

厥功日色必黃

日之色黑占

宋志曰日之色黑則君惡見於民

京房曰臣不能進諫於君怒惡百姓則日色黑

異星如火占

梁書曰異星如火國有火災

天常寒占

范曄漢書曰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天將寒占

隋書曰天氣已將地氣未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夜則日綠將寒候也

天將霽霧占

隋書曰天地二氣升降上下雖未交密則日色黑若於夜則月色青將雨不雨變為霽霧

大星如月占

班固漢書曰有大星如月衆星隨者

占曰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象皆隨從也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也

赤氣亘天占

隋書曰赤氣亘天夜始滅者有兵大戰

非時降雪占

宋志曰雪降非時迫近之象一曰夏雪臣作亂

晉書曰非時降雪政在將相陰氣

天雨魚占

荀悅漢書曰天雨魚帝道凌夷臣專政

天雨粟占

司馬遷史記曰燕丹太子囚於秦天雨粟於燕

天雨黃塵占

隋書曰天雨黃塵天下大饑

地震於屋占

班固漢書曰地震於屋則瓦落

又曰臣下強盛將動而為害

地震於宗廟占

宋志曰地震於宗廟宮室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

讒佞進大臣叛動則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

政在女子

京房易祿占曰地震於宗廟者邑有反臣國有亂臣

地動不已

地震災異占

范曄漢書曰地陰也法當安靜今其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之以震

地震驚牛馬占

宋志曰若牛馬禽獸奔走者天子惡之

京房易祱曰地震驚牛馬禽獸者天子失位

地震於木占

班固漢書曰地震於木則搖

地震於水占

京房曰臣弄權專政則地必震其震於水則波

氣黑如龍衝日占

宋志曰黑如龍來衝日有臣叛也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龍衝日下有叛臣

氣青如龍守日占

乾象新書曰氣如青龍守日宜戒飲膳下有謀

黑氣如人在日中或日背臥占

宋志曰日中有雲如人或黑氣如人背臥日旁者皆有叛臣

有叛臣

赤雲如輪在日側占

宋志曰赤雲扶日或曲如輪在日傍名曰扶背為兵

起失地。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車輪名曰扶其下有兵亡地

日下雲如虎躡占

宋志曰雲如虎躡在日下者大將叛。

日旁氣如冬株占

宋志曰氣如冬株在日傍者兵起客勝一曰冬株又

為冬樹。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冬樹者兵起客勝

氣如人持如人牽日占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人牽日其下有叛。

若有青馬青鳥向日下占

宋志曰雲如青赤馬向在日下或兩青鳥相向在日

下者人主馬相

如車馬走日下占

宋志曰氣漠漠如車馬馳走之狀在日下者下有破

軍一曰有反者披甲而走。

如斧鉞在日下占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斧君失禮致憂。

赤雲如杵衝日占

宋志曰赤雲截日大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又曰來衝

者君惡之。

或如血以覆日占

宋志曰赤血覆日如血光者大旱民流千里。

氣掩日如蓆如布占

宋志曰氣如布蓆掩日兩軍相當其下大戰若色白在日旁尤甚萬人歿。

如馬如牛守日占

宋志曰赤氣如馬守日戰則兵喪。一曰兵則連綿。又曰赤氣如牛守日其下有兵色赤扶日亦如之也。日下氣如人垂衣占。

宋志曰如人垂衣在日下為天子之氣。

宋志曰日出雲如張蓋占。

宋志曰日始出有雲如車張蓋則必雨。

宋志曰上青氣來居占。

宋志曰青氣在日上下者吉可以出軍。

宋志曰日出入黑雲橫貫占。

宋志曰日出或入黑雲橫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始出而隔之其下有兵有雨解之。

宋志曰氣直立於日傍占。

宋志曰日旁有氣直立或貫日者宮中有爭鬪。

或相交於日側占

宋志曰氣如交蛇在日傍者其下有賊

如人頭居日之傍占

宋志曰氣如人頭旌旗在日傍為兵戰

其德曰日傍氣如人頭流血之象

宋志若灰蛇在日之下占

宋志曰赤氣如灰蛇在日下者大饑疫

左右如鳥占

宋志曰赤雲如鳥夾日而飛主君憂

宋志日上下似龍占

宋志曰雲如龍而黑在日上下主風雨之候

氣映日如旌旗占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旌旗有兵流血

宋志雲夾日如掃者占

宋志曰赤雲如掃夾日兩頭銳在日傍不利先舉兵

二白雲扶日占

宋志曰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兵起國憂

三赤鳥喙日占

宋志曰雲如三赤鳥啄日者必有兵起

雲如雞臨於日上占

宋志曰赤雲如雄雞在日上不出三月有兵

氣如箭射向日下占

宋志曰氣如箭射向日下者不出三月軍出

伏虎守日占

乾坤寶典曰日旁氣如伏虎守日大將謀變

宋志曲雲向日占

宋志曰赤雲向日者不出三年有自立者

氣青黃赤白刺日占

宋志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兵喪

雲如虹與日俱出占

宋志曰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有兵憂

日未出赤雲在上占

宋志曰日未出而赤雲見日上君側有佞臣

氣相交穿貫日傍占

宋志曰氣相交穿貫日傍者將不和有背主者又曰

在其下君長凶

氣如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蛇貫日青則疾疫五穀傷

氣如赤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赤蛇貫日則有叛

氣如黃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黃蛇貫日則為交兵

氣如白蛇貫日占

宋志曰日旁氣如白蛇貫日則為兵起

氣如黑蛇貫日占

宋志曰日旁氣如黑蛇貫日即多雨水

氣黃曲向日占

宋志曰氣黃曲向日為抱當有子孫喜臣下忠鄰國

來降

晉書曰日旁氣如半環向日為抱

乙巳占曰若兩軍相當則為和解也

形曲背日背叛占

宋志曰形曲在外則為背背叛乖逆之象亦其下有

叛者

圓而小者為珥占

宋志曰氣圓小在日傍為珥所臨者喜

王朔曰珥者耳也珥為近臣也又親近人也當如耳

也

長而立者為直占

宋志曰長丈餘直立日傍為直氣則下有自立者

乙巳占曰其分有自立王者。

日傍一珥占

宋志曰一珥者氣在日傍左者或右者為喜兩軍相
當欲和解所在分無軍為拜將也。

日傍兩珥占

宋志曰兩珥者氣圓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珥常
扶日民不失天常。

王朔曰日珥等兩軍相當無常柰何也

日傍三珥占

宋志曰三珥而其色黃者女后有喜白為喪赤兵。

日旁四珥占

宋志曰天子有子孫之慶或立候王。

日有五珥占

京房曰日朝五珥國憂兵起夕珥必有大客。

日有六珥占

其氏曰日有六珥今日大提其分有喪。

類兩直而相交占

宋志曰狀類兩直相交淫悖內亂之象。

乙巳占曰人主有淫悖之行則有此氣。

開元占曰交者青赤如暈狀或如今背或正直交也。

形如背而中起者殃占

宋志曰形如背肢體類山字則為殃見則君不和上

下殃傷

乙巳占曰兩軍相當所臨者敗有軍必戰

直橫於日上下日格占

宋志曰氣青赤橫在日上下者為格格闕之象

交曲於日左右為紐占

宋志曰氣小而圓在日下左右為紐氣又云曲雙垂

背為紐氣者喜也

乾坤寶典曰人君有納寵進幸之象

氣小在日下而向上者為纓占

宋志曰氣小在日下而曲向上者為纓氣為得地之

喜

日上有戴氣占

宋志曰氣橫在日上形直而其上微起者為戴戴者

德也推戴福德之象主國有喜人君有至德於天

則有之

日下承氣占

宋志曰氣赤小如半暈狀仰在日下為臣承君也又

曰日下黃氣三重若抱日承人主有喜且得地

乾坤寶典曰。不出其年。將帥有攻城得地。

日上冠氣占

宋志曰。氣抱在日上者為冠。氣主冠帶之象。當立侯王。封建親戚。國當有喜。

天文錄曰。氣小者為冠。

日上負氣占

宋志曰。氣赤如半暈狀在日上為負氣。為得地之喜。又曰。日未出而日上有黃氣如半暈。名曰負氣。人君有喜之應。

日下履氣占

宋志曰。氣如履或直立在日下皆為履氣。氣主內外安寧。

日傍戟氣占

宋志曰。斜倚日旁為戈戟。主兵刀相加。或其分有戰爭。

日傍提氣占

宋志曰。氣如赤雲類珥而長為提氣。有亡兵地。

晉書曰。氣形三角在日四旁為提。一曰日旁氣如車

輪。

雜氣刺日占

乾象新書曰青黃赤白氣刺日其下有兵喪

日旁重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日旁重抱兩珥人主有喜

日旁四珥兩抱占

開元占曰日旁四珥左右兩抱子孫昌

三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三抱重有兩珥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是

為大和

日上一抱一背占

宋志曰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

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言破走

開元占曰有欲有逆有欲者為忠矣

日有背氣占

開元占曰日背而映大臣反叛天子有憂

冠珥占

開元占曰冠而珥人主有喜且有所自立

戴珥竝出占

開元占曰戴而珥天子有子孫之喜一曰人主喜天

下和平

日有冠纓俱見占

開元占曰冠纓上下南北有善人出其位也。

日有冠紐兩珥占

開元占曰冠紐左右而珥天子有喜人而逆者除之。

日有抱珥重光占

開元占曰抱珥重光以見吉祥福祿並降。

日有二背一直占

開元占曰日有二背一直者大臣謀反欲自立也。

日有一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一抱兩珥天子有喜下有黃氣如月太子有喜。

日有戴氣占

開元占曰戴而冠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

日有珥而戴占

開元占曰珥而戴者人主有喜天下和平。

日上下有冠紐占

開元占曰冠紐者君兄弟私相和姦臣也又曰君欲

自立青衣為妻。

日下有纓珥占

開元占曰纓而珥后宮有喜。

日有冠珥占

開元占曰日有背映而冠珥氣雜於中主將亂國天子有憂

日有背映四直之占

開元占曰日有背映四直交於中臣邪為災

宋志曰背者逆氣也背多直少謀國者自立必成

日有抱氣占

宋志曰抱者順氣也抱多直少謀國立為不成若兩軍相當日旁雜見有抱者宜從抱而擊無抱者當順紅而戰

日暈有抱珥提氣占

宋志曰日暈氣之類有多天地相交而不密未成風雨當為暈亦軍營之象也其別有抱珥雲氣提虹之貫屬尤主軍事

乾坤寶典曰暈而周匝軍威之象

日有黑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黑暈主災在用事之臣

日有青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青暈不出旬日有大風糴貴人多疾

日有赤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赤暈必有大雨雷雹霹靂雨雹或大

暑

隋書曰日暈內赤外青群臣親

開元日有白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白暈有暴兵起

開元日有黃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黃暈人主有喜一曰風雨時田苗見

大安也

隋書曰日暈黃色土功動人不安

日有半暈占

宋志曰暈而不匝半暈所在之方其軍戰勝又曰半

暈而向曰方對所向之方夷狄入中國

古今通占曰日暈不匝作兩抱者凶

半暈如鼎蓋占

宋志曰半暈在日上如鼎蓋有欲和親一曰有兵

半暈再重占

宋志曰半暈再重國民蕃息歲大稔

日有兩暈占

宋志曰日暈兩半者有大風起

隋書曰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

日暈如井垣車輪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敬天 三
宋志曰。暈如井垣車輪。二國以兵亡。

隋書曰。日暈如車輪。左日左右兵起。城破。

方暈如井幹占。

宋志曰。暈方如井幹者。天下不和。一曰有大兵起。

隋書曰。日暈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

日暈上下有二背占。

宋志曰。方暈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

隋書曰。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敗。

有交暈占。

宋志曰。交暈則為兩重。兵起爭地。若寇日。則其下有

敗兵。

隋書曰。日有交暈。厚人主左右有爭者。

日暈交如連環占。

宋志曰。暈如連環者。則為兵起爭地。貫月則兩敵相

向順以戰勝。貫日有軍敗將死。

隋書曰。暈連環者。為兩軍兵起爭地。

日暈兩重占。

宋志曰。暈再重。人君有德。又曰立侯王。一曰攻城不

克勝。

日暈三重占。

宋志曰。暈三重。兵起。穀傷。赤雲貫之。其下有失地。

日暈四重占

宋志曰。日暈四重。有軍於野。敗。無軍於野。其下有叛

臣。

日暈五重占

宋志曰。暈五重。女官有憂。一曰有兵。民饑。

日暈六重占

宋志曰。暈六重。其下失政。兵喪。

日暈七重占

宋志曰。暈七重。中國弱。夷狄盛。一曰主更主。

日暈有一抱一背占

宋志曰。暈有一抱一背。為破軍。敗亡。又為不和。

晉書曰。日旁一抱一背。為破。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

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破走。

日暈有缺占

朱文公曰。日暈有缺。裂土而立王。

日暈上下有負氣占

開元占曰。暈負者赤青如半暈狀。而暈者上也。負者

位也。為得地為善。

日暈兩耳虹貫占

宋志曰。暈兩珥而虹貫之。得二將。三虹得三將。

日暈兩珥兩重雲貫占

宋志曰。暈兩珥雲貫之主病。

日暈四背在暈內占

宋志曰。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又曰暈而四背如輪者。其國家重在外。則有反臣。

隋書曰。日暈四背在內。名曰不和。有內亂。

日暈有二背氣占

宋志曰。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

隋書曰。日暈上下有兩背者。無兵兵起。有兵兵貶。

日暈八重占

宋志曰。暈八重。民亂軍憂。

日暈九重占

宋志曰。暈九重。歲荒。夷狄侵邊。

日暈十重占

宋志曰。暈十重者。天下大亂。

日暈在卯辰巳上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在卯辰巳方。天子憂民。月內多雨。

日暈未申酉方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在未申酉方。君后憂。多雨水。

日暈當午圓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當午而圓者天下安萬物賤

日暈有抱珥占

宋志曰言之屬者非止抱珥之類

日暈抱珥在暈內占

宋志曰暈內有抱珥圍城者軍內人勝

抱珥在暈外占

宋志曰暈外有一抱一珥外人勝

暈有直珥貫日占

宋志曰暈直珥為軍破貫日者為殺將

日暈有抱珥背氣白虹貫占

宋志曰暈而抱且兩耳至日一虹貫之有玦重抱兩

耳與抱珥而白虹貫之五者皆順抱擊之勝

日暈兩抱占

開元占曰日暈兩抱天下和平亦為天子有喜

重暈背玦占

開元占曰重暈有背玦判從中起不成

半暈有一背一玦占

宋志曰半暈有一背一玦或暈而兩旁不合皆為臣

有謀不成

日暈一冠一紐一珣占

開元占曰日暈冠紐人主有喜慶且有所立。

日暈四珣四背四玦占

開元占曰日暈四珣四背四玦臣有謀有急事關閉

不行使天下更令三日內有雨即解。

負氣在暈上占

開元占曰赤青如半暈着暈上為善亦為得地。

日暈有背珣直虹貫占

宋志曰暈有背珣直而虹貫之或暈而貫之至日或

不至日順虹所指從所擊之勝。

日暈四抱占

開元占曰暈四抱天子有喜天下和平色赤黃白吉

和親事。

白虹貫日占

宋志曰暈而白虹貫日近臣為亂下則諸侯有判者

人曰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則客勝。

隋書曰日暈有白虹貫之順虹擊之勝。

日暈有珣占

宋志曰暈而珣官中忿爭在春則天子更令又曰臣

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

日暈有抱氣占

宋志曰暈有一抱者爲順貫暈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四方急如之

日暈有一背氣占

宋志曰暈有一背有反臣有反者在東東軍叛三方亦如之又曰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

日蝕有大風占

宋志曰日蝕有大風四方有雲者宰相專權欲叛

日蝕有地動大寒占

宋志曰日蝕地動色昧而寒公侯專恣大寒兵動

日蝕有氣如虹蜺在日上

宋志曰日蝕有妖氣如虹蜺在日上者近臣犯上又曰四邊有黑雲者臣不進忠

日蝕有暈如鳥夾日占

宋志曰日蝕氣如暈夾日名曰天鷄守日或有暈有珥皆爲后妃有謀事

日蝕有氣如白兔占

宋志曰日蝕有氣如白兔守日者民叛而兵起

日蝕有兩珥四珥占

宋志曰日蝕有兩珥四珥或白雲中出

甲乙日天下有兵。丙丁日天下疫。

戊巳日有兵喪。庚辛日下追上。

壬癸日土工興。

日大而光占。

宋志曰。月者太陰之精。闕者盈極必缺也。其體主夜

為陰為后為臣也。妻妾為水。

京房意傳曰。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則月大而光。

朔而月見東方占。

宋志曰。朔而月見東方。是在日後為太遲。曰朏。人君

嚴肅。臣下危懼之象。

京房易傳曰。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反反。則侯王嚴肅。

劉向以為反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

行疾。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侯王縮胸不任事。故

月行遲。

晦而月在西方占。

志曰。晦而月在西方。是在目前為太疾。曰朏。人君

舒緩。臣下驕盈專權之象。

月行九道於中道占。

宋志曰。明王在位。則月行依九道。月上下皆明。

月進退不常占。

宋志曰。臣及女后外戚專權。則月多失道。遲疾進退不常。故曰。月有變。人主常賜赦。寬恤刑獄。可解。

月行中道占

景祐占曰。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中央日天街。天之中道。天門也。月順軌道。繇乎天街。則天下和平。河圖帝覽嬉曰。月行中道。是謂安寧。天下和平。

京房曰。天下大安。五穀豐登。人主益壽。則月行天之門。

月有戴氣占

宋志曰。君道福昌。后妃有喜。則月有黃芒。或有戴氣。荆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一百日。人君有喜。

正月偃形占

宋志曰。國有喜。則二月爲偃形。京房飛侯曰。正月爲偃形。其下國有喜。

月變青色占

宋志曰。月色青。爲憂爲飢。晉書曰。月變色。將有殃。

符應圖曰。君乘木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青而明。

月赤色而明占

符瑞圖曰君乘火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赤而明。

宋志曰黃色為有喜為德。

符瑞圖曰君乘土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黃而明。

符瑞圖曰君乘金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白色而明。

符瑞圖曰君乘水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黑而明。

宋志曰月色黑為水為病。

符瑞圖曰君乘火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黑而明。

宋志曰朝無忠臣而小人用事則月變色失行。

晉書曰月變色失行陰國強中國弱。

宋志曰名曰反月其下臣不奉法侵奪主勢無救則為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為傷也。

月未當望而望占

宋志曰月未當望而望者則有更令攻人者大吉。

河圖帝覽嬉曰月未當望而望者是謂促兵攻他人

地者大昌。

宋志曰月當望而不望占

宋志曰月當望而不望者人主不昌攻城不克。

河圖帝覽嬉曰月當望而不望者攻他人地者有殃。

所在宿下國亡。

宋志曰月未當缺而缺占

宋志曰未當缺而缺女后大臣退黜。

月當毀而不毀占

宋志曰當毀而不毀臣凌君有兵及水。

月大盈占

朱文公曰大盈則人君憂戚。

月大縮占

朱文公曰大縮則臣下不祥。

月當出而不出占

宋志曰當出不出有陰謀其下國亂。

月當晦而不晦占

宋志曰當晦而不晦者其分亡地

李淳風曰月當晦而晦不盡者所宿國亡地

月初出生光盛明占

宋志曰月初出盛明者女后專權持政

月當望月內不見蟾蜍占

宋志曰望而月中蟾蜍不見者其分大水城陷民流

宮中不安

又總論曰月中不見蟾蜍者所在宿國大水城陷

民流

月望無光占

宋志曰君不明臣不忠則月無光

月晝明占

宋志曰月晝明者奸臣專政陰國兵強中國飢天下

謀僭

月傍生齒占

宋志曰月若生齒有賊臣群下相殘一云王者當脩

左右

月底垂芒占

朱文公曰國家昏亂月底垂芒

月為二道占

皇明世宗金 卷一
朱文公曰分爲二道禍生僭逆

月毀數段占

宋志曰毀爲兩段將相有謀三段四段者天下分張

月赤如赭占

宋志曰月赤如赭今大將死色如火歿于野

天文總論曰月赤如赭大戰將死于野

月墜于地占

宋志曰月自天如地大臣亡國憂

京房曰月自天墜有道之臣亡

月角有一星占

朱文公曰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國賊至

兩月竝見占

宋志曰兩月並見其下兵起國亂地陷水湧

數月並見占

宋志曰三月四月以致數月並見其下異姓大臣爭

爲破亡

京房曰易經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

秉政則數月並出

晉書曰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月見日中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宋志曰日中而月見光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占

宋志曰大星入月中其下兵喪亡地。

京房曰月中有星天下有賊星多主賊多故月行有變人主當賜赦寬刑恤獄。

雲如禽獸在月傍占

宋志曰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名曰纂婁所見之日德王之方受其害餘皆倣此。

月下雲氣如人相隨占

宋志曰月下有氣如人相隨是謂惡城其分侯王當

之。

月中有氣如人行占

宋志曰若其中有如人行兩相爭則客勝。

月旁有雲白如杵占

宋志曰月下有氣如人相隨月旁白雲大如杵抵月有戰軍破將歿。

月旁赤雲如人頭占

宋志曰若月旁多雲如人頭占其色赤爲大戰白爲多兵黑爲多雨一曰白多爲風。

黑雲來刺月占

皇明世宗金 卷十七
宋志曰黑色則爲雨踰時也。

赤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赤則敵軍相攻。

高宗曰赤雲刺月是謂仇賊。

青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色赤則爲賊害君長。五穀不

熟。

高宗曰青雲刺月是謂賊害王受其殃。

黃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黃雲刺月女主憂。

白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色白則其下軍亡。

雲氣鳴鷄飛鳥群羊豕占

開元占曰有黑雲如羣羊群豕飛鳥鳴鷄在月旁如

三五日不雨匈奴兵起。

一白三蒼二黑雲貫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一白三蒼二黑雲其大如席抵月或

貫月圍邑則拔城。

月不暈而有珥占

宋志曰月不暈而珥人主有喜。兵在外有喜。一曰有

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喜白喪黑雨又主國凶兩珥十日內有雨

昏時月生珥占

宋志曰昏而珥國有半喜

夜三更月生珥占

宋志曰夜半而珥邊地有恐怖

三珥忽見占

朱文公曰三珥忽見國喜將至

月有四提占

宋志曰月有四提無后其下憂

月有暈而有缺占

宋志曰不暈而有四缺主臣下謀不成

月生四珥占

宋志曰四珥女后憂不則人主立侯王又曰國安君有喜

月有兩珥占

宋志曰有兩珥十日有雨珥而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其下國喜軍在外勝

珥有戴占

宋志曰珥且戴不出一百日主有喜慶

背氣而玦占

宋志曰。不暈而背玦。臣下弛縱。將欲自殘。備左右吉。京房曰。月背玦。其國有反者。

暈日暈月占

朱文公曰。暈日暈月。戰謀不決。而戰兵不合。

開元占曰。日月不暈。戰兵不合。謂晝則日有暈。夜則

月有暈。

月墜於地占

天文總論曰。月墜於地者。大臣亡。國有憂。

月旁有抱背二氣占

開元占曰。月旁氣且抱且背。為不和之象。

月暈衝國占

宋志曰。月暈者。臣下專權之象。受衝之國不安。或七

日內有風雨即解。

月終歲無暈占

宋志曰。終歲無暈。天子偃兵。鄰國求和。

月暈兩重占

宋志曰。月暈再重大風起。若有背氣在外者。私於外。

背氣在內者。私於內也。

月暈三重占

宋志曰月暈三重天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

宋志月暈四重占天風鼓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四重有亡國死王。

宋志月暈五重占天午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朱文公曰暈五重則女后之憂。

宋志月暈六重占天酉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宋志曰暈六重其分失政。

宋志月暈七重占天子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宋志曰七重其下凶當易主。

宋志月暈八重占天辰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朱文公曰暈八重亡國死王。

宋志月暈九重占天未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宋志曰九重者其下兵起流血亡地。

宋志月暈十重占天酉動其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宋志曰十重者有大變一曰天下更王。

宋志月暈有虹霓背玦度量暈占。宋志曰月暈而無精光虹霓背玦度量暈中是謂大盪。

其下兵喪。隋書曰月暈有霓雲乘之以戰從所往者大勝。

皇明世法金 卷一

三四雲抵貫月占

宋志曰：暈而雲若三若四貫抵月，以戰勿當而必破。

宋志曰：月暈不合占

宋志曰：暈不合，外有背珖者，有謀不成。

宋志曰：月暈有虹霓直指月占

宋志曰：暈虹霓指月者，破軍殺將。

宋志曰：月氣從外入從內出暈占

朱文公曰：暈而白氣從外入，拔城得將；暈而白氣從

中出，圍城自殲。

宋志曰：白氣自外入外勝，白氣從中出內勝。

有雲來貫暈占

宋志曰：暈而有雲橫貫之，先起兵者勝。

白虹貫月占

宋志曰：白氣貫月，其下有亂。

晉書曰：雲貫月，其有廢主，王者惡之。

月暈連環占

宋志曰：人有陰謀，白虹貫月，大兵將起，暈戰于野。

乙巳略例曰：月暈如連環，天下不安，后妃有陰謀。

月有交暈占

高宗占曰：月有交暈赤色，其國不出一年，遇兵起。

高宗月暈有背氣占

宋志曰暈有背氣所臨者敗

三月暈有珥占

宋志曰有軍月暈而珥從珥擊之利無軍月暈而珥

期六十日兵起五穀豐登歲序平康

月暈黃色占

宋志曰軍在外暈臨軍上戰必勝

月有二暈相連如珥環占

開元占曰月暈如連珥環為兩軍必勝兵起爭地五

色尤甚

月暈連環及北斗占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及北斗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十

里下則有拔城及城一曰天下兵大大起

重暈于北斗魁占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重暈北斗魁前一星第二星大

臣下獄流移千里

月暈火星占

宋志曰月暈熒惑女主憂兵在野無兵大旱兵起之

兆

月暈歲星占

宋志曰月暈歲星其下主病糴貴若與月合在氐而暈期四旬有德令

月暈金星占

宋志曰月暈太白兵戰不勝星入暈中星色不明而有角客勝

月暈辰星占

宋志曰月暈辰星有水春夏民病寒熱秋兵起冬主憂春大旱在夏主兵起秋大水冬大喪月暈五星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皆為其下兵亂五星相近或聚一舍暈盡及之其下軍惡之

月暈填星占

宋志曰月填星所在之方兵起不勝相死則亡地又曰后有憂

月暈客星占

荆州占曰月暈客星所臨宿之國有憂又曰星在月北北國勝他地方亦如之

流星出入月暈占

宋志曰月暈而流星出暈中其分貴人出又曰國有憂色赤拔城黃益地白年熟黑敗軍入暈中有大使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月暈歲星而蝕占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歲星者天下大戰

月暈填星而蝕占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土星乃土功興也

月暈金星而食占

宋志曰暈金則為兵強暈水則為死喪若月食而暈及太白者為兵寇大將有二心合辰星而暈者有死喪

月暈熒惑星而食占

宋志曰月暈火星而食則其下破軍失地無兵則兵

起

月食而鬪戰占

宋志曰月食而鬪有軍必戰隨所食者戰利食而妖月出鬪人饑相食主凶

月食而暈占

石申曰月食而暈其國君主惡之

月蝕有氣出入占

宋志曰蝕而有氣出入從外入主憂從中出客憂若氣從南行者南軍憂三方亦如之

蝕而有彗孛星來入占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宋志曰。蝕而有彗星入。其下有喪。

月始生見東方占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而見東方者。天下交兵。

月始生見南方占

月始生見南方者。米大貴。在其月。

月始生上大占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出而上大者。上旬米貴。

月始生下大占

月始生而下大者。下旬米貴。

月未上弦而上弦占

李淳風曰。月未上弦而上弦。其下國有兵。

月未下弦而下弦占

李淳風曰。月未當下弦而下弦。其下國有姦臣。

月當盡而不盡占

荊州占曰。月當盡不盡者。其分國亡。

月當滿而不滿占

易萌氣福曰。月當滿而不滿者。君侵臣。則有火旱之災。

月半暈向東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東者。風敗五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乙巳占曰。月暈向北者爲水。

月半暈向南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南方者旱風。

月半暈向西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西者。風雨害殺。

月犯五星占。

宋志曰。人君將有災眚。則月與五星相犯。

月犯歲星占。

宋志曰。月犯歲星。其分饑而民流移。亦爲邊兵。

月與歲星相乘占。

宋志曰。歲星與月相乘。有拔城而相歿。

月食歲星占。

宋志曰。月與歲星相凌犯。而歲星入月中。月掩歲星。

不見爲月食。歲星入臣賊主。一云其分有逐相。

歲星食月占。

宋志曰。月凌犯於歲星。歲星入月中而見星。爲歲星。

食月。臣下叛。或有歿。又曰有易主。

月凌歲星側占。

宋志曰。月凌犯歲星之側。則多盜賊。刑獄極繁。

宋志曰歲星入月中占

宋志曰歲星入月中其分有逐相人臣賊主

月與火星相近占

宋志曰月與熒惑相近其分兵起又曰貴人死

月犯火星占

宋志曰月犯熒惑以戰小吏死亦曰貴人出有兵一

曰戰勝之國大將死

月嚙火星占

宋志曰熒惑犯月而嚙之有軍破敗而北

火星食月占

宋志曰熒惑入月中而見為火食月讒臣進用後宮

有憂

月食火星占

宋志曰熒惑入月中而星不見為月食火其分兵擾

有白衣之事

火星順行入月中占

宋志曰火星順行入月中者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

有亂臣國相死若為兵死喪以戰不勝一曰臣叛

其主

火星逆行入月占

皇明世宗金 卷一
宋志曰。火星逆行而入月中。讒臣用事也。及相犯七寸之內者。人主惡之。

月犯土星占

宋志曰。月犯土星。其宿國不犯上。又曰。臣民有叛者。亦曰。其國貴人兵歿。天下亂。有大風。有亡地。有大喪。

土星入月中占

宋志曰。土星入月中。而星不見。月食土星。女主死。其國以殺以伐而亡國。民流千里。

土星食月占

宋志曰。填星入月中。而見星。曰。土星食月。女主凶。不喪則黜。

月犯金星占

宋志曰。月犯太白。強侯作讐國。兵戰不勝。天下靡散。金星貫月占。

宋志曰。太白貫月。不出三年。國有兵。兵戰不勝。亡地。月食金星占。

宋志曰。太白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金。強國君憂。又曰。強國戰敗。亦爲臣弒。主臣亦死。強國以戰而亡國。

金星入月占

宋志曰太白入月中而有光見星名曰金入月必有內患戰不勝國失政大人為亂將戮死亦為刑理失中自毀其法也

月戴金星占

宋志曰月在金星下如頂戴為月戴金有悴卒一曰有卒兵

金星食月占

宋志曰金居月中而有光明見星名曰太白食月臣叛主一曰臣弑主

月犯水星占

宋志曰月犯辰星兵起上卿亡或廷尉憂一曰天下有大水

水星入月占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有水刑事一曰臣叛主

水星食月占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而見星為水食月天下民大憂

月食水星占

宋志曰辰星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其分有憂一云以女亂亡國其分水饑一曰其國女戰又曰

無兵而食所當之國兵起戰不勝

彗星貫月占

宋志曰彗星入月中期十二年大飢若食之若貫之

為臣叛

荆州占曰彗星入月而月無光有亡國星入月亡復

其主彗星在月上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衝月占

宋志曰流星衝月及雨貫月大臣凶若衝而透過為

貫月為災尤甚亦為太子有咎

奔星入月占

宋志曰奔星入月其下有謀又曰若無光則將戮流

星入月女主有疾有削土星則為兵為喪

木星在春季占

朱文公曰歲星為福其占在春

木星在春變色白無光占

宋志曰春行秋令則歲星變色而無光人大疫颶

風暴雨總至主藜莠蓬蒿並興國當大水寒氣總

至寇戎來征天多陰沉淫雨大降兵革並起

木星在春變色赤占

宋志曰春行夏令則星變赤而有芒角雨水不時艸

木旱落國將有恐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人多疫癘時雨不降小麥不收

木星在春變色黑占

宋志曰春行冬令則星乃變黑而水澇爲災雪霜大降首種不入陽氣不勝民多相掠寒氣時發艸木皆肅

木星在春青色占

宋志曰色青爲應候之溫如是本色其體潤澤有芒氣皆爲福慶

木星在春初出小而後大占

宋志曰初出小而日益大所居國利

木星初出大而後小占

宋文公曰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

木星去其舍而所去占

宋志曰歲星去其舍而之他舍所去之國爲兵爲饑爲凶爲失地所居之國爲慶爲樂爲昌爲得地

木星未當居而居占

朱文公曰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

木星未當去而去占

宋志曰當居而不居未當去而去既不居之又復去

皇明世法錄 卷一
木之在左右，搖其國凶。

木星所衝之方占

朱文公曰：所衝之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

木星自暈占

甘德曰：木星自主暈者，則有喪事。

木星晝見與日爭光占

傳曰：晝見為強臣。占曰：歲星晝見，與日爭光，文弱武

強。

火星在夏季占

宋志曰：熒惑乃火之精，為視。且以審理之道，必有審

於視聽不法，皆自熒惑變生。聖人因而名之，熒惑

一曰罰星，主糾察。南方屬火，故夏占之。

火星在夏變色青占

宋志曰：夏行春令，則星色青而變。蝗蟲為災，暴風來

格，秀草不實，五穀晚熟，百蟲時起，其國乃亂。

火星在夏變色白占

宋志曰：夏行秋令，則其星色白而昧。苦雨數來，五穀

不榮，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火星在夏變色黑占

宋志曰：夏行冬令，則其星色黑而芒。草木旱枯，水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五
城廓電凍傷五穀暴兵來

火星在夏旺色赤占

宋志曰色赤則赫曦施化依其本體旺者皆為福昌

宋志火星在夏赤如炬火占

開元占曰熒惑色赤如炬火小人攬槍不有亂臣則

有大喪兵大起先起者亡後起者昌

宋志火星在夏失度吐舌占

朱文公曰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

火星在夏季逆行二舍餘占

開元占曰熒惑逆行二舍半有火災一曰有女災一

宋曰有大水

火星留以庚辛之日占

開元占曰熒惑若以庚辛之日留者天下有大喪及

有兵

火星在夏季若反明占

天官書曰火星當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惡

不之

火星光芒如正旗占

開元占曰熒惑芒為正旗所指者有破軍殺將順正

旗而伐之大勝

火星晝見自暈占

開元占曰晝見臣謀主自暈大臣背其主

火星勾已還繞逆行占

朱文公曰繞跡成勾大凶旱饑兵迫

火星當入不入占

開元占曰當入不入國有殃

火星當出不出占

開元占曰當出不出天下有兵民多流亡

土星在夏季占

朱文公曰填星主德占為夏季亦陳于外而兆于中

居四方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

而列故星之名曰填星德厚安危存亡之機以其

屬土之行而動靜凶吉占于夏季

土星在夏季變色白占

宋志曰夏行秋令則填星乃變白主兵濕水澇禾稼

不熟乃多女災之應

土星在夏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夏行春令則其星變色青無芒角五穀實鮮

落故多風人乃遷徙

土星在夏季行冬令占

宋志曰。夏季行冬令。則其星變色黑。風寒不時。鷹隼早鷺。四鄙入堡。

宋志曰。土星在夏季旺色黃占。朱文公曰。色黃為溥蒸當位。

宋志曰。皆為福慶。宋志曰。土星四季失色占。

朱文公曰。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為女后有憂。

土星四季旺占。朱文公曰。春色青。夏色赤。秋色白。冬色黑。皆為女主

有喜。土星而而潤芒占。

宋志曰。潤白而芒角。有子孫立王之慶。土星在夏季色黃大無光占。

宋志曰。若土星色黃而光耀。更宮室而土功興。又曰。色黃無光。女后恣。又為忿爭之事。

宋志曰。土星自暈占。宋志曰。自暈為土功。

宋志曰。土星生芒角占。宋志曰。若芒角則有爭地或旱。



土星色白素占

宋志曰色白者有素服天下不安。

土星色黃餌魚占

宋志曰黃帝將起填星餌魚謂氣如魚形在填星旁。

金星在秋季占

朱文公曰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帝主生成故為之將。

觀象察法因以為名。

金星在秋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秋行春令則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五穀

無實秋雨不降草木不榮暖風未至人氣懈惰。

金星在秋季行冬令占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其星色黑大而芒角陰氣太甚。

介蟲敗穀戎兵乃來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國多盜

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金星在秋季行夏令占

宋志曰秋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怒國多火災寒熱

不節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後生其國大水冬

藏殃敗矣。

金星在秋季旺色占

宋志曰秋季色旺體大色白則其令蕭颯如是色也

故占之吉。

金星當入不入當出不出占

宋志曰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爲敗軍亡地。

金星經天巳午未位占

晉書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

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後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

金星初出大而後小占

宋志曰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而愁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弱有善。

金星失行占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常在申酉之間失行而在北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之驗。

金星行盈縮曆占

宋志曰夏至後日方南而居其南冬至後日方北而居其北曰盈候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而居其北日方北而居其南曰縮候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

金星出高深占

宋志曰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卑用兵淺吉深凶。

金星行疾行遲占

朱文公曰行疾則速戰行遲則可留

金星出西方占

朱文公曰出西方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

金星出東方占

宋志曰出東方為德左之迎之吉反之皆凶

金星自生暈占

開元占曰自暈則天下大赦有兵則喜

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占

宋志曰晝見與日爭光強國弱小國強女后昌司馬

彪曰為強臣

金星色赤焱然占

朱文公曰焱然而上兵起滿野焱然而下流血盈溝

金星光明見影占

宋志曰若光明見影者戰勝體小而昧者軍敗國憂

水星在冬季旺占

宋志曰辰星乃水之精其位當子得太陰之氣而四

象之終即其義也故冬占之

水星在冬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冬行春令則其星色青凍氣不密地氣上泄

民多流亡蟲蝗為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胎妖多



傷國多痼。

水星在冬季行夏令占

宋志曰冬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昧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其國乃旱氛氣冥冥雷乃干聲水滂為敗時雪不降凍水有釋。

水星在冬季行秋令占

宋志曰冬行秋令則其星色白大而不明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地土侵削冰雪雜下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蟲為妖四鄙入堡。

水星在冬季旺占

宋志曰水星于冬旺黑色如是色也主吉有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於野辰星為法形之象。

水星不以時而出占

宋志曰若刑政失簡宗廟廢祀不以時而出當寒反

溫當溫反寒。

水星當入不入占

宋志曰當入不入為失法律。

水星當出不出占

朱文公曰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

水星與金星各在一方占

宋志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對或出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

水星來抵金星占

宋志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出將歿正旗上出鼓軍殺將客勝不出客敗視所指以命破軍。

金星環繞水星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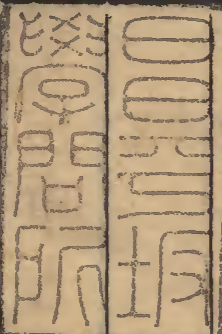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若環繞若免過函劍若摩太白之右爲客勝爲主人吏歿于數萬人之事。

水星出東方色赤占

朱文公曰在東而赤者中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無軍于野而赤兵將起而欲征。

水星經天晝見占

宋志曰晝見則其國必亡大亂若經天則大凶天下易主。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

終

皇明世法金 卷十一

皇明世法金 卷十一



小皇孫天蓋長古

辨軍于禮而表決機步而定跡

宋文全曰奔東而表奔中獨無奔西而表奔於國

